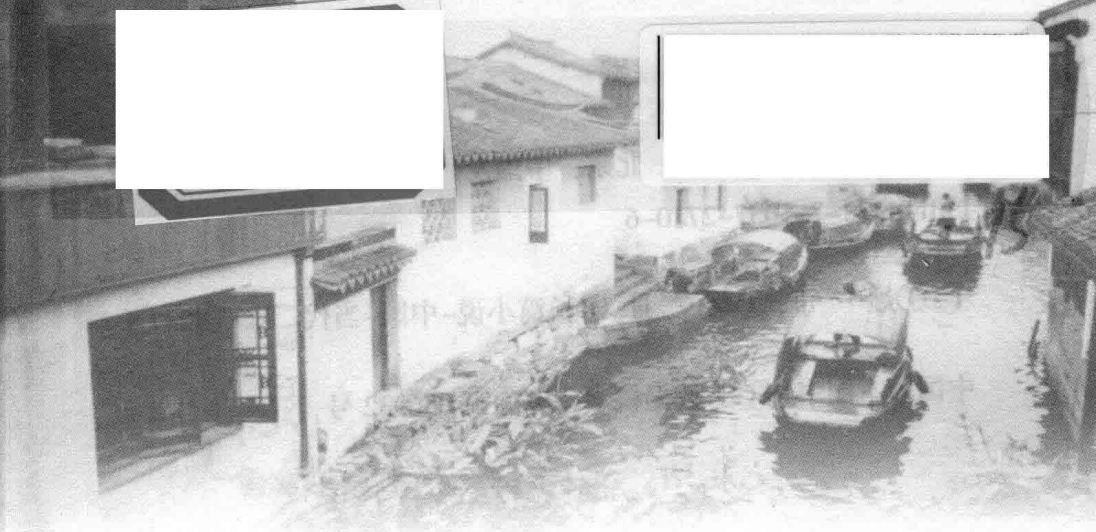


布書
荷系

烛光 盛宴

蔡素芬
〔台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烛光 盛宴

蔡素芬
（台湾）

I247.5
C05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烛光盛宴 / 蔡素芬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4

ISBN 978-7-5057-2710-6

I. ①烛…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6932 号

书名	烛光盛宴
作者	蔡素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890×124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10-6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鸡尾酒 / 002

一杯甜香的鸡尾酒需要高超的调酒师，她感到晕眩，从耳边开始，侵入脑里，像一株病毒蔓延开来，她整个人泡在这杯鸡尾酒里。

- 1 八十岁的礼物 必须在生日来临之际送达 / 004
- 2 父亲为她找了一个强壮的男人 / 008
- 3 我工作的角落 有和薪水不太等值的东西存在 / 012
- 4 十八岁的泽地丰饶温润 / 016

开胃菜 / 020

菜色很多，厨师会想尽办法让客人相信送上来的这道是特别的。客人相信并期待，端上桌的选择是最对胃的。

- 5 我的名字不会印在书页上 我隐形 / 023

- 6 她只是想换个方式过日子 / 029
- 7 我安静 聆听那个淋雨而来的目的 / 038
- 8 我要安排自己的人生 没什么比战火更诱人 / 045

沙 拉 / 051

她置身在城市一角，突然失去时空感。这是一个新的方位，他说他会在这里，他流动的脚步暂时停在这里，像踩在一潭泥淖里，需要她将他拔离那个泥味与草味混淆不清的空间。

- 9 这是个单亲女性自力谋生的交易 / 056
- 10 他的目光穿过她的背脊 停在心里某一处 / 064
- 11 我将不做一个痴呆的聆听者 / 071
- 12 她终得回到一个觉得自己有用的地方 / 079
- 13 他身上确实有股绿草的味道 跟着我的走动飘过来 / 089
- 14 离了家的人 会建立起自己的家 / 096
- 15 这些照片像蜘蛛丝牢牢抓住我 / 103
- 16 这条美丽的江水似乎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熇 / 110
- 17 你是做什么的 出卖幻象的 / 121
- 18 我们这一去 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 129

汤 品 / 138

选择像个灯笼,引诱人们向前走去,坚信前方有秀异的风景。却有两样事不能选择,出生与际遇。

- 19 窗前安静的风日是梦中还是梦醒时刻 / 143
- 20 他眼里乞怜的眼光 像一团远方渐进的篝火 / 150
- 21 站在门前的这名妇人叫菊子 / 156
- 22 我们只能往前 不能留恋失去的东西 / 165
- 23 我想给父亲写信 你看有什么办法 / 172

主 菜 / 182

她眼神迷茫,神魂好像飘去很远的地方,说,要串联现实,要调味,要一点诠释,一点想象,一点趣味,一点超越现实的东西,一点自己无法控制的什么,一点可以让自己义无反顾写下去的理由,一点写了以后可以带领自己去到别的境域的感受,一点潇洒,一点感动,一点决裂……

- 24 一切努力 是为了引进一道道心灵的水源 / 186
- 25 落叶应知我 唯有书写 / 197
- 26 庭院的年前宴会 / 206
- 27 她无法写诗 只是心里有那种感觉 / 216

28 荷香色大门 是噩梦的起始还是终点 / 224

29 在命运面前 她卑微地缩小自己 / 232

甜 点 / 242

他看着他的女士陶醉地享受冰淇淋的模样，内心激起无限欣喜。他喜欢看着她，满足她，在她全心全意沉醉在冰凉与甜美中时，她像个孩子，他心里的孩子，永远疼爱的女儿。

30 我能向夜索取什么 / 246

31 清洁工人将带走她的往事 / 251

32 日子为何无止境的绵长 / 258

饮 料 / 266

她没有死亡威胁，但她知道自己即使讲了一万夜，也得是他身边的隐形人，隐形的爱，她愿意爱的苗种洒遍全身，只是，那苗种也可能是罂粟，致人上瘾，剧毒漫身。

33 寻找一条悠悠流动的水流 / 269

34 白家村江水 如思念无边无际 / 273

35 我将游走在文字的疆域 没有姓名 / 284

在烛光之下 / 294

后 记 / 297

我伺候你一道丰盛的大餐，爱人。

别急，我们需要一点程序，先点一道烛光，爱人，你的脸庞在烛光下多么动人，窗框边挂着蕾丝窗帘，缓慢而优雅的乐符钻进布幔缝隙。

爱人，在这场人生的宴席，厨师的手艺将如命运之手，变幻各种菜色滋味。我执意与你共桌，飨宴我们的爱情。

鸡尾酒

他舔她，像小狗对着它的美食，心无旁骛享受心满意足的一餐。她湿润的舌头回敬他，柔顺的滑向他的胸口，滑向温暖的耳边，轻声问：“爱我吗？”

这声音听起来悠悠远远，像女娲抅土补天后，飘飞了几千年，云里雾里炼洗过，风里水里漂流过，终于来到耳边，又熟悉得像昨晚电视剧里刚说过的台词，他也咬着她的耳朵说：“爱，当然爱。”

白色的枕头和床单有一股淡淡的漂白水味，他掀动床单，空气里扬起那股味道，刺进鼻子变成一股馨香，她熟悉这股馨香，像一座迷幻花园，一走进去就失去方向，她迎接那团白色的馨香迷园，迎接他浓密柔軟的头发，他的舌尖像暖流在她的水涡里回旋，床头暗淡的光线将他幻化成她身上颤动的影子，她抚过那影子，抚过那发丝，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海洋一样推着身体随着水波浮荡，在一床的白色迷园，在他汗湿的鼻尖与润滑唇舌。啊，爱人，舔我，像舔着你千年万年相随的灵魂，也许我就是从你灵魂深处飘飞出来的那缕散失的幽魂，在这一刻，被你捡拾回来，合成一体，像花苞需要一个花托，在春日里，一起盛放。

他将浓情蜜意送进她唇里，她吸吮他的一片诚意，滑到他体下，用

唇舌覆盖他。他在呻吟，闭着眼睛漂浮在一片水波间，她要让那水波荡漾，托着他的身体荡到她这边来。爱人，你的呻吟里划出有我名字的音符，柔软动听，爱人，再多一点，过了今夜，不见得有明天，爱的潮水汹涌而至，我等着与你一起淹没。

一记闪电击在水上，必然荡起眩人的阵阵涟漪，他进入她柔软的波心，她把头埋在他温热的颈间，一杯甜香的鸡尾酒需要高超的调酒师，她感到晕眩，从耳边开始，侵入脑里，像一株病毒蔓延开来，她整个人泡在这杯鸡尾酒里。

他的气息吹在她脸颊、她晕眩的耳边，他亲她，任何一个可及之处。你觉得好吗？他问。

好像要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飘飘的感觉。她说。

他以膜拜的跪姿将两膝靠在她腿边，带她去那个地方。他看见她光洁的皮肤上闪着滑亮的汗液，和一枚刚滚下的，咸温的泪液。那是我的吗？他自问并凝视那泪液，弧形的液体上折射澄黄如蜜的色泽，他亲吻那色泽。不，不是泪液，是一种从未尝过的味道，调酒师用毕生经验调制这颗微温的珠液，他吸吮那珠液，让它留在舌尖，送入她嘴里。

亲爱的，这滋味好吗？

哦。她只哦了这一声，眼尾便成串流出这珠液。没有比这更好了。她说。

1 八十岁的礼物

必须在生日来临之际送达

深秋，叶子很轻易离枝飘落，也许你走在路上行经一棵树下，枯黄的叶子从你耳边飘过，落在你肩上，又弹滑到脚尖，你盯着那行进脚尖闪过一缕枯叶的影子，像闪过了一段荒废的时光，心里一惊，哦，已经快入冬了，已经这些年了吗？

第一次注意到落叶可以牵动情绪是在八岁那年，父亲带我到一处陌生的村落喝喜酒，是大姑办喜事，父亲在大厅里和一群我未曾有记忆的亲朋好友聊天，大人顾着谈兴，我顾着窗口一束游动的阳光里飘浮的尘絮，那细细短短带着光亮的微小灰尘飘离那束阳光便不见了，它们可能夹着谈话人的口沫跌落地上，可能沾落在物品上、衣服里。那束阳光稍微偏离后，我悄悄走了出去，没有任何惊动。

房舍外，几名发上插着红色小纸花的妇女正一一收拾宴席上的残肴，她们把各式残肴倒进一只大盆里，空气里散发肉类与海鲜蔬菜及调味酱的味道，棚底的师父正起锅，好把这股浓烈的味道调制成一锅美味可口的烩菜。随后另一组妇女端着残盘，卷起红色桌巾，顿然露出木色斑驳的桌面，这席子真要散了。我往一边林间缓缓走去，妇人收拾桌椅的木头碰撞声，竹帚扫地的沙沙声，在秋日的山

间小村响起，感觉干干凉凉的。

我蹲在一棵树下，那林里，约莫都是这种树吧，何种树，当时我不懂，只见脚下落叶片片，有的枯了，有的黄绿交接，还有全绿的，许是飞鸟或家禽足下蹬落。我捡了片绿叶，翻到背面，拿起脚边一枝细长的干枝，在那充满毛细孔的叶面写下“孤单无人相伴”，写完相当讶异自己自伤自怜的情绪，在那只认得几个字的年纪显得老成，这些字句的形成大约翻自当时我囫囵吞枣的古典才子佳人小说，满地落叶，幽闭的树林，时光仿佛凝止又仿佛延长，突然让人置入如梦境伤怀的情境。我感到荒凉而心惊，走出林子，抬头回望，山坡斜斜切入半天，淡蓝的天空浮着一抹轻如棉絮的白云。这山间小村不过十来户人家，隐秘在丛林之间，树林里鸟鸣声似乎是唯一的声音，仔细听那此起彼伏的鸟鸣，会觉得鸟鸣不断回旋，响得人耳膜鼓胀。接近屋子，鸟鸣声便像歇息了，屋前正将散去的人群高亢的道别声，使鸟鸣几乎不存在。

“阿菊娶了媳妇，连夜壶都有人倒了。”

“这是新厝，厝内就有抽水马桶啦！”

“伊位新娘看来粗勇，很能做呢！”

“汝不是新郎，哪知伊能做！”

谈话的这群妇女窃窃笑着。即将告别的人跟大姑说：“建雄安定下来，汝有媳妇帮忙，台北的事没去做也没要紧，自己身体要顾。”

大姑站在门口，她穿枣红色的连身洋装，裙摆和袖口都绣了浅粉色的花边，那身衣服好像很沉重似的，她一只手抵住红色门框，整个人好像陷到门框里，眉头虽有些抑郁，嘴巴却笑成一个微微上扬的弧度。那年她五十岁，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五十岁和六十

岁没有太大差别，都算在年长的族群，但那抹笑让我看到年轻人特有的娇怯，她倚门的姿态有点意兴阑珊，不像那身衣服的颜色，感觉人与衣服是分开的。

我们是最后一批走的亲人，意谓某种亲密关系。她握着父亲的手说：“一趟来，这么远。”她眼神有些迷离，视力似乎有点吃力，手背浮着青筋，指尖皮肤皴裂成一条一条细细的渠。父亲说：“阿姐把建雄养成了，真伟大。汝总在台北，遇到什么委屈，我这个当弟弟的，想照顾也不及。”大姑说：“人说台北尚繁华，我见识的比汝多了，还担心我什么？”我想到月历上提着小包包，梳着高高发髻，穿无袖短洋装的小姐，那摩登大概就是台北的繁华，大姑说话的气派对我们来说，就像舶来品，她是繁华台北的一部分。午后山风在四周环绕，早黄的枯叶片片滑落，从树林里飘飞到林外屋宇间，划过她华美的衣服，飘落在他脚前那块泥地上。

那是我八岁对落叶的记忆。而今，在落叶纷飞的季节，我沿街漫走，红砖道有落叶，一片、两片、三片，去年的枯叶早腐败成泥，明年，还有一群枯叶，从一片、两片、三片开始拆解时间里的一些什么，诸如八岁的记忆，及那记忆之后发生的事，许多影像串联分解，像万花筒内的拼图，斑斑澜澜的就组成了人生。八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往后将发生什么，不知道那个倚在红色门框边的大姑将引我向人生的什么境地。

我三十二岁时，大姑交给我一样东西，她躺在一张荷兰进口的柔软大床上，干薄的手背浮现细细的血管，她交给我的的是一个A4大小的纸盒，附上一张地址，说：“送去这里。”为什么由我送？大姑说：“伊过八十岁生日了，本应建雄去送，此时伊人在国外，汝在

台北识头识路，就帮姑送去。”床边一架血液透析仪，两条管子插在姑的身上，针管与皮肤接触处贴了数层肤色胶带，好像针管随时会脱离似的，那两条管子为她保命，在她豪华的床铺边，提醒生命仅余的时间。她眯起眼睛看我，我点头，收下纸盒。窗口投来的灿烂阳光落在纸盒上，把我的手也照亮了，那光亮令人愉悦，像她脸上的光泽，那是一张保养过的脸，不像为肾衰竭所苦的病人。

八十岁的礼物，必须在生日来临之际送达。

我们常常不知前面是不是断崖，是不是一座吊桥，是不是一场烈焰，通常走到平地了，回头望去，才知过了一段洼地，一座山丘。我捧着那盒子，那片刻，急欲去敲地址门扉的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人生之路。

我手里握着纸盒，站在漆色晕褪的荷香色门扉前，日式门院飘着木香味，从低矮的门框看见主屋的窗玻璃在黑灰色的屋瓦下显得黯淡失色，有层浅浅的灰尘蒙住上层玻璃，客厅天花板上两盏光亮的日光灯，从那玻璃望过去，光亮像雾般散失。她开门，身体挡在滑开的两臂宽的门缝里，背略驼，黑底密排细小黄花的衬衫包着她细瘦的肩膀，她的脸像一朵开尽临于凋落的花朵，由那衣服的领口托着。她抬头，疑惑地注视我，眼神像两道光扫向我的脸，我一时无言。对视几秒，空气好似凝结，直到头上吹到一股围墙上缘扫来的风，我说出来意。她请我进门。

跨过隆起的水泥门槛，脚下踩到一片软泥，泥里好像有细碎的声音飘来，是过往的日子里，那些曾在这个大门进出的人们的声音，背后叮叮一声，她关上门，扣上门闩，脚下那细碎的声音没有间歇。我早该知道，所有事情都变成回忆时，时间不存在，或同时并存。

2 父亲为她找了一个强壮的男人

秋凉时分，东方薄云透出一隙白亮曙光，往村里一洒，像大地划开一条道路，沁凉的雾气缓缓散开，村落的轮廓渐渐清晰，几百户人家落在山脚下，南边一条河川遥遥通向另一处山坳往东流去，衔接大江，在终点处漫散成南中国富庶的三角洲河域。

川上泊了几艘渡船，河水平静，早起的船夫在船舷边索检缆绳，晃动的身影映在水中，水也仿佛起了一阵涟漪。渡船头只是几根简陋的木桩子，平时两三艘往来的泊船轮流拴在那木桩上，浪起时，水中船影粼粼，风静时，缆绳沉着浮贴水面，渡船泊在河中，打禅似的没有一丝动念。坡岸几块显露水蚀痕迹的木板块通向碎石滩，滩势向北边山峦倾斜，到了山脚人家，村落分出几条整齐街道。

北侧这户人家背面倚山，山林里翠竹丛生，宅侧附近一面湖泊，天然生成，宅院翻一道墙就是柳枝垂荫的湖边，像私花园般成了白家属地。白家工人进出那土墙与后山之间，从山上担下一篓一篓的云笋囤在土墙边的仓库里，仓库前一片广场，村妇轮班到广场剥笋衣，切片，晒干，或渍盐；仓库边一排大泥灶，常年炊火不熄，成排的大锅上冒着炒瓜子的甘酱味，桃子李子的蜜香味，和笋香一起

飘散在白家里外。盛产季节，整座村子便在这混杂的气味里日升日落地过着日子。大半村人依靠白家这份产业过活，白家墙面上哪块砖缝长出一株蓊草来，都逃不过妇人的眼底。每日妇人挤挨着，笋干蜜饯透过她们的手艺沿河川下东南诸城，分售北边城市，又搭远洋船，传到东南亚，一个内陆小乡能够经营腹地这么广的生意，白家的事随意一渲染，就是一则传奇。

这日仓库前飘散的不是桃子李子的蜜香味，而是羊猪鸡鸭的腥膻味，引起广场里忙碌的工人们胃液一阵噪动。五座灶台上炊烟蒸腾，沸水咕噜冒出的气泡和人们的口沫扫过阵阵凉风，阵阵凉风也拂过每个屋堂门上挂着的红灯笼，笼下结须荡呀荡地，荡起门前的唢呐声，贴在门板上的囍字在晨曦中闪着润泽的光亮，把秋日萧飒蒙上一层晃漾水影。羊猪鸡鸭的血液沿着阴沟攒到一丛朱槿花根下，朱槿花色似乎更红艳了。白泊珍坐在窗台下，远远望见那株朱槿花，不觉打了个喷嚏，头上花笺颤了两下，她闻到那股血膻味，也听到那阵唢呐，问身边小翠，什么时辰了？

时辰对她又何曾重要，她不期待答案。她身穿改良式旗袍，凤仙领，旗袍长到脚踝，盖住西式高跟鞋，她希望穿白纱，最摩登的结婚服装，但家乡人没见识，认为那是奇装异服有违传统，她只好任由母亲打点，但偷偷将绣花包鞋换成高跟鞋，鞋头露出来了，她不认为有谁会注意到。小翠回答了一个时辰，她没注意听，以后她发现自己老是心里盘问着时间，却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像站在山谷里，那个本应精确的时间因着山谷的回音而回绕着，因此听不清了。

白色高跟鞋露在红色裙摆外，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她看到他们诧异的眼神中透露出厌恶，只有父亲故意忽略那双像两盏白纱灯的

高跟鞋，他捻着香炷主持他们的婚礼，带头将三炷香插在神龛的青铜香炉上。四周挂满喜幛，金色箔纸贴在红色布条上，花色布匹也挂在墙上，上面以红纸书写某某亲友致送给新人添制新衣。家族全聚集在这个像森林般的厅堂里，她也成了那森林里的一部分，她尽管站着不动，音乐像千年前就在那里吹奏的，人声则像暴雨期河上的风啸，她身边那个人，也站在那里不动，她感觉他一直低着头注视她脚下那双与唢呐喜幛婚服格格不入的白色高跟鞋。

他身上有一股陈腐的气味，混合着渡船头船坞的腐木味和酸湿的笋衣味、从山那边席卷下来的烂叶味、久晒不干的衣服上的霉湿味，这重重气味压着她，像一袭老僧的袈裟，成为婚姻的信众，就得在那划好的领土受到规范，遵守领土的教义。她十八岁，育龄理想，父亲利用她传宗接代，她的弟弟夭折了，父亲庞大的事业只有她一个继承人，父亲为她找了一个强壮的男人，一个混合家乡各种味道，纯种到不会坐艘船从那条河川逃离的种猪。生下的小猪仔将与她父亲同姓氏，白家能不能子孙兴旺，端看她的生育能力。

男人的身体有着结实的线条和铜色的肌肤，她怀疑父亲为她找来某个少数民族壮汉，他需要先天基因强壮的子嗣，为他搬运山上的云笋和建造坚实的船只。这个男人走路从不走在她前面，很少主动和她讲话，他遵守丈人给他的任务，在她的闺房里恭敬地、不敢张声地做着培育子嗣的大事。她听到屋外群鸟的夜啼，一条青蛇娉娉滑向竹枝头，几条鱼跳出湖面又跌回去溅起一大圈水花。男人睡着了，小心翼翼呼出沉重的气息。

她的男人在歇工的星期天，总是慌张而沉默，成天在庭院和婶叔家的孩子玩乐，吃中饭时，家族成员聚在一起，饭桌摆在厨房边